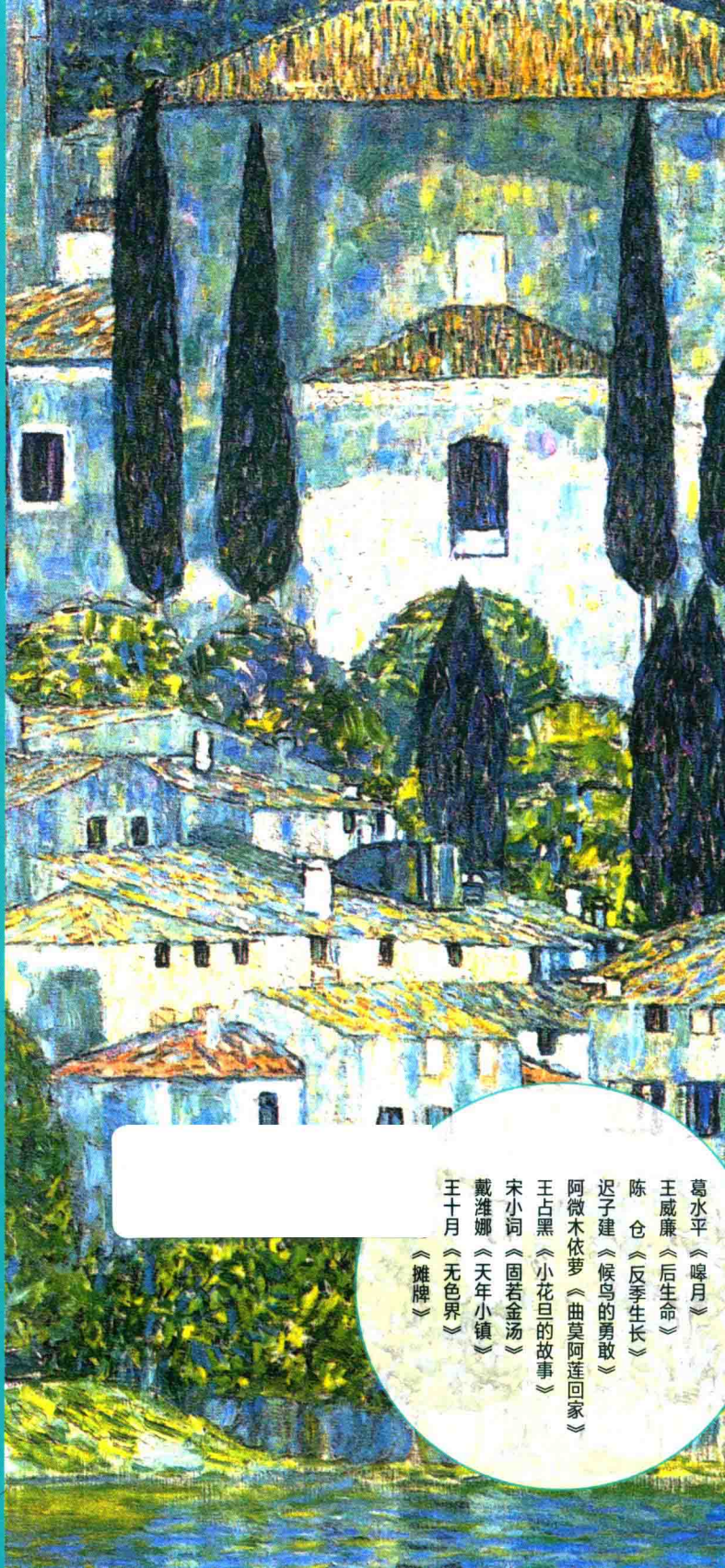


2018中国年度作品

中篇小说

现代年选
在场者的选择

王干——主编



葛水平《嗥月》
王威廉《后生命》
陈仓《反季生长》
迟子建《候鸟的勇敢》
阿微木依萝《曲莫阿莲回家》
王占黑《小花旦的故事》
宋小词《固若金汤》
戴维娜《天年小镇》
王十月《无色界》
《摊牌》

王干——主编

2018中国年度作品

中篇小说

337/3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8中国年度作品. 中篇小说 / 王干主编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143-7534-3

I. ①2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61140号

2018中国年度作品. 中篇小说

主 编: 王 干

组稿编辑: 庞俭克

责任编辑: 申 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 张: 26

版 次: 2019年2月第1版 印 次: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: 447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7534-3

定 价: 5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反季生长	陈 仓 (1)
固若金汤	宋小词 (43)
嗥 月	葛水平 (86)
后生命	王威廉 (123)
候鸟的勇敢	迟子建 (144)
曲莫阿莲回家	阿微木依萝 (231)
摊 牌	留 待 (261)
天年小镇	戴潍娜 (294)
无色界	王十月 (329)
小花旦的故事	王占黑 (364)
附 录	(411)

反季生长

陈 仓^①

1

在经历两个十八年之后，陈沅那段富有优越感的婚姻终究还是离掉了。

离婚不久，陈沅抱着静一静的心态，也抱着多年的内疚和负罪感，在中秋节那天，去乘坐那趟长途大巴。那趟从上海唯一直达老家的班车，他第一次乘坐，之前暗暗地查过几次地图，对那条线路早就了然于胸了，上海、苏州、合肥、六安、叶集、潢川、信阳、南阳、镇平、西峡，然后进入陕西省商洛市境内，在抵达老家丹凤县之前，要穿过最后一个县城，它叫商南县，在县城西边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试马的小镇，小镇再往西十几公里就是“关门不锁寒溪水，一夜潺湲送客愁”的武关镇了。陈沅惦记着的，不是武关镇，而是试马镇，镇上有座石拱桥，离石拱桥不远，有一棵樱桃树……唉，它像一盏微弱的不规则的小灯，悬挂在他内心的深处，无论他过得扬扬得意还是黯然神伤，那盏小灯都会闪烁不定地照射一下他，也可以说是刺激一下他，让他就有了穿过商南县城去试马镇看看那棵樱桃树、远远地问候一声那棵樱桃树的冲动。

① 陈 仓 诗人、小说家。著有诗集《流浪无罪》《诗上海》《艾的门》，2015年推出八卷本“陈仓进城”系列小说集，2017年推出长篇非虚构《小上帝》。近年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、第二届《广州文艺》都市小说双年奖、《小说选刊》（2014—2015）双年奖、《人民文学》第四届观音山游记征文奖、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2016年度优秀作家贡献奖。

十八年一别，那棵樱桃树还好吗？那些樱桃花还在开吗？那股从下边刮起来的有些寒意的风熄灭了吗？

这趟班车并没有停在正规的汽车站，而是停在南郊的一个大杂院里。院子四周布满了拆除到一半的民宅，外边少有人迹，里边长满了蒿草，深的地方有半人之高。中午十二点略过，陈沅寻至这个院子外边的时候，十分巧合地遇到了两只白色的兔子，其中一只趴在另一只身上，随着几声吱吱的尖叫，激情四射的寻欢接近尾声，然后就从大门背后溜走了。陈沅自言自语地叫了一声，这里有兔子呀。但是没有人呼应他，也许人家看见的是两只猫，也许是他的幻觉而已。这让他再次想到十八年前，想到县城西边的那个小镇，想到那个春天的中午，想到那棵被自己伤害过的樱桃树，自然会想到两只兔子，两只白色的兔子……

在院子门口，蹲着一个中年妇女，她面前摆着一只提篮，当陈沅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，她对着陈沅轻轻地说，樱桃要不要？陈沅被吸引住了，怀疑地问，这是樱桃吗？中年妇女说，是呀，是樱桃。陈沅说，这都几月了，怎么还有樱桃呢？中年妇女从提篮里抓了一把，你尝尝吧，是新鲜的樱桃，就剩这么一点了，便宜处理给你吧。陈沅是喜欢吃樱桃的，也是熟悉樱桃的，它在什么季节开花，在什么季节结果，他都是忘记不了的。尤其它的味道，开始吃的时候有点甜，但是吃多了慢慢地就是酸的。虽然樱桃是五六月份成熟的，但如今采取大棚温室种植，采取冷库存储保鲜，反季生长销售也并不意外。

陈沅称了两斤樱桃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2

中秋节前一天晚上，陈沅独自一个人坐在大街上，提着一瓶啤酒借酒浇愁，自己向自己诉说一些离婚后的新愁旧恨，就接到姐姐从老家那边打来的电话，说外甥女忽然要磕头了。

磕头就是结婚。结婚时间不前不后，偏偏定在中秋节后一天。陈沅抱怨说，这般火烧火燎的，是不是奉子成婚啊？姐姐说，呸呀，我们农村孩子哪有那些花头呀，真正的原因是本来不准备待客的，但是两个孩子早上起来突然嚷嚷着要依照我们这里的风俗，不仅要办酒席，还要拜堂呢。

姐姐又无缘无故地补了一句，你都三十六岁了，怎么说离就离了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呀？

陈沅沉默了。离婚的原因，自己也解释不清，说是感情破裂吗？说是生活习惯不同吗？反正一个月前的那天晚上，夫妻两个人都睡不着，陈沅睡不着是想家了，而妻子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从没有离开过上海，根本不理解想家的滋味是什么，所以她睡不着是大姨妈来了……她大姨妈一来，就会出现腹痛、恶心、呕吐，然后失眠。陈沅必须用自己的方式，搓着双手给她按摩，来治疗她的腹痛。但是随着他的手反复按在她的腹部，她的腹痛就会转化成一种欲望，而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。按说夫妻之间，那些要求也属常情，但是每次在她热烈的引导下，当他的手从她的腹部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的时候，他似乎接近和深入的不是现在，而是穿越了十几年，在一步步地接近那个春天，接近那棵樱桃树……他总是心有余悸，怕自己再一次把樱桃花的美好摧毁，于是他的手就会因为恐惧而停止、退缩甚至还会痉挛……

这一次，他不仅再一次让她扫兴，而且连基本的按摩也不愿意继续了。他麻木地瞪着天花板说，中秋节连着国庆节有八天长假，你随我回陕西怎么样？她失望地蜷缩在一边，说你们老家有什么好玩的，要旅游起码得去日本，正好是秋天看红叶的季节。陈沅很想说，不是旅游，而是回家，而且老家的红叶满山遍野，肯定不会比日本的差。但是他说也白说，对于上海人，对于城里人，回家有什么意义呢？

于是在简短的沉默之后，陈沅突然冒出一句，我们离婚吧。

她干脆地回答，好啊。

于是他们就真的离婚了。

他原以为不谈风花雪月，不谈爱与不爱，自己将就得来的这场城乡之间的联姻，起码能够让他像浮萍一样漂来漂去的日子稳定下来，在城里把根扎下来。但是他发现自己是错的，自己似乎更加飘摇不定了，像风筝一样有一根绳子被别人拉着，但是他想往西的时候，那根绳子却在向东牵引，有一股力量总是和他相反的。

姐姐说，哎呀，我们得办二十桌子酒席。陈沅说，你们这一下子来得及吗？姐姐说，嫁妆提前预备好的，来不及有什么办法？孩子们已经下了喜帖。陈沅说，你们办喜酒可以，我如何是好呢？明天就是国庆长假，从空中飞肯定不行了，火车也无票可订了吧？陈沅按下姐姐的电话，急急地开始订票，火车票果然没有了，机票又都是全价的，来回好几千块呢。他对姐姐说，恐怕回不来了。姐姐说，哎呀，你们有出息的人总是事儿多，回不来就回不来吧。姐姐明显是生气了，过了一会儿又打电话说，还有一趟大巴，是走 312 国道那条线

的，从上海直接开到丹凤，比火车与飞机都方便，不用绕道西安了。

陈沅暗暗地查过的线路就是312国道。听说312国道这条线路终于通班车了，陈沅心中的那盏小灯亮了一下。陈沅说，是卧铺吗？姐姐说，哪呀，是硬座的，但是大部分都走高速路，眯瞪一晚上就到了，你趁机回来散散心吧。姐姐又补了一句，这趟大巴呀，会经过商南县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记得我们东边的商南县吗？姐姐明白，在他的心底，那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县城，也不是一个小镇，早就化成别的什么了，比如樱桃花，比如樱桃，比如一棵樱桃树一般的风风雨雨的往事，比如在那棵樱桃树下发生的点点滴滴，以及由此而转弯的一个人的青春。

那个人的青春就是在一棵樱桃树下被劝退的。

大巴奔驰着像一条大舌头，一会儿疯狂地舔着，一会儿又停下来，把那条线路的山山水水和一个个乘客一点点地卷入嘴中咬得粉碎，这之间必然会有一些摩擦，会产生一些火花。关键是，像逆水行舟，也像反季生长，慢慢地向前再向前，快速地靠近再靠近，抵达十八年前的痛点……第二天，也就是中秋节当天，从搭上那辆大巴开始，陈沅就是有幻想的，那盏小灯就明明灭灭地亮着。呼吸，咳嗽，打瞌睡，做一个梦，一千多公里，从天黑到天亮，男男女女像煮饺子似的，窝在一间房子那么狭小的时空里……陈沅想，能坐这趟车的人，多数应该都是陕西商洛人，多数应该都在上海打工，或多或少都有自己一样的伤感，如果能够借机认识一个漂泊在外的老乡那将让他多么欣慰……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他没有遇见一个老乡，尤其是女老乡。他期待着认识一个女老乡，在想家的时候带着她去吃一顿糊涂面，哼几句土不拉叽的花鼓戏，过年过节的时候约好了一起回家……如果贪心一点，这个女老乡正好在丹凤县隔壁，是商南县试马镇的人；如果再贪心一点，她也长着一张苹果脸，在她家周围也有一棵樱桃树，甚至正好了解他和那棵樱桃树有关的过去以及现在……他内疚并怀念那棵樱桃树的过去，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那棵樱桃树受影响的现在……

陈沅搭上车之后，轻轻地嘀咕了一声，这是班车吗？

司机说，你以为是什么？

陈沅说，我以为是拉土豆的。

大家形容陈沅的时候，说他是刚从泥巴里扒出来的土豆。其实他们商洛地区，312国道沿线，从东往西数，商南县，丹凤县，商州区，甚至翻过秦岭，到了蓝田县，无论是人还是畜生，都像是从泥巴里长出来的，尤其像形态

各异的土豆，起码是有着土豆一样的气息。他猜测，恐怕大家从小到大，就种土豆，又吃土豆，与土豆相依为命，天长日久就遗传了土豆的某些基因，有些外表像土豆，有些气质像土豆。那些生有异相的，即使长得像红薯、南瓜和山药，里边的颜色像土豆，吃起来的感觉也像土豆。

阳光在慢慢地后退，梧桐树带着几片叶子也在后退。陈沅坐在大巴上，望着中秋节的这个下午，起初是有点失落的，因为大巴已经启动了，他的身边还是空着的。他这个有些伤感的逆流而行的人，多么希望在身边出现一个土豆——这个土豆会呼吸，会四处走动，在寂寞的旅途中，会把自己切成片，让自己与自己繁衍。这次离婚之后，他似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种城乡杂交式的婚姻，其实就像在一块地里套种的土豆和玉米，土豆是通过根茎无性繁殖的，玉米是通过扬花受粉有性繁殖的，它们天生就不在一条路上，之间永远是得不到杂交优势的。所以，如果再让自己重新经历一次，他也许不会选择和玉米种在一起而是和土豆种在一起，那样他就不会以离婚收场，就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的伤感延续下去。

陈沅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，然后暗暗地得意起来——两个座位顶得上一张小床，他正好可以躺在上边睡觉。

大巴还没有驶远，一阵尖厉的刹车声，把陈沅从迷糊中惊醒。大巴的门开了，又捡上来一个人。他偏过头，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，发现被捡到的并不是土豆，她竟然是一个小苹果。据他的目测，应该是这趟车上最漂亮的……她虽然不是土豆，但是她像土豆里混进来的一个小苹果……十八岁之后，他十分喜欢吃樱桃，十八岁之前，他十分喜欢吃苹果，所以他那时候常常把摘下来的苹果偷偷地藏土豆中间……她长着一张苹果脸，小巧而玲珑的身材，在向车后移动的时候，马尾巴辫子在身后晃荡着，不时地扫到别人的脸。她穿着一套运动服，上衣是灰白色的，后边戴着一顶帽子，下身带着淡蓝色的条纹，除此之外在她的身上，再没有任何闪光的线条和修饰，哪怕一条围巾一只手镯也没有，那条绑着头发的橡皮筋似乎都是一根原汁原味的绳子。

她的衣服上也没有一颗纽扣。

关键是，她与那棵樱桃树长得十分相像……

陈沅内心的那盏小灯一闪。凭着那股久违了的气息，他在心里迅速地运算着，她也是一个女学生吗？她也喜欢樱桃花吗？她也喜欢吃樱桃吗？他有些怀疑，在她的身上为什么没有灯红酒绿的影子，为什么没有霓虹闪烁的痕迹？不管如何，他可以判断，她肯定是在上海打工的老乡，凭着那隐隐约约的类似

于泥土的感觉，她哪怕是高高在上的苹果归根结底还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，她的老家也许就是自己想要穿过的那个县城，她回家的时候甚至会从那个小镇的那棵樱桃树下消失……

她还未站稳，司机就催着说，你赶紧买票吧。大家都抬起头，静静地注视着她，生怕她再次溜下车。溜下车似乎不仅仅是司机的损失而是一车人的损失。似乎有她坐在车上，就不再那么难熬，像一杯咖啡中加入一块方糖，喝起来就不再那么苦了。

在她的后边，帮她提着行李的，是一个高大而迟钝的男孩，与她的娇小与利落形成了对比，像公主带着的一个奴仆——陈沅判断，他肯定是上海男人，上海男人只要与女人在一起，就不敢超前一步，也不敢多言多语，总是随时听命的一副奴仆的样子。他还是一个胖子，她确实也是这么称呼他的。她回过头对他说，胖子，我们那里秋天很美，满山都是野果子，到处都是喇叭花，还有火红火红的红叶，而且我们那里的月亮像个水盆子，上海的月亮顶多像个小盘子，你要不一起走吧？

胖子像一个水萝卜，掺杂在一车土豆之中并不那么协调。所以一车人都担心地望着他，希望他的回答是“不”。陈沅没有看到胖子是什么表情，反正听到她的那句话他的心滑动了一下。但是胖子没有心动，放下行李还是匆匆地下了车。胖子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站在外边隔着玻璃说，票我已经买了，你别重复了。

大巴再次启动，土豆们开始骚动起来，有人放心地舒了口气，有人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。小苹果弹性十足，感觉像一个网球，在过道里跳来跳去，寻找地方安放自己的行李。她的行李不多，有一箱子水果，箱子上清楚地写着是车厘子，来自美国……车厘子长得十分像樱桃，陈沅很长时间都以为它是樱桃，直到前妻有一次买了几斤车厘子回家，问他好吃吧？陈沅说，样子挺好看的，只是味道一般，吃起来没有肉感，像用橡皮加工出来的，而且甜中并不带酸，比我们老家差远了。前妻说，和你们老家怎么比？你认识它吗？陈沅说，我怎么不认识它！它不就是樱桃吗？前妻说，我就说嘛，你们乡下有樱桃，怎么会有车厘子呢？陈沅被嘲笑之后，他从此不再明目张胆地吃樱桃了，如果想吃樱桃的时候就称一点，偷偷地躲在外边吃完了再回家。

小苹果踮起脚尖，把车厘子使劲地向上举着。她的肚皮惊心动魄地露着，白得像刚刚落地的春雪，不小心看上一眼，就会化掉一般。

小苹果还有一个黑色双肩背包，塞得像是一个充气的皮球。行李架实在太

满了，她走了大半条过道，依然没有放上去。她一不小心，把垃圾桶踢翻了，铁皮垃圾桶在滚动中发出欢快的声响。她被什么绊了一下，险些摔了一跤，像一颗石子扔进一片湖水，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扑通一下，随之荡起了一片涟漪。

按照陈沅的经验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对待女人的态度要冷，这样不会暴露自己的目标。大巴一阵颠簸，她荡来荡去，再次弹回他的眼前，于是不紧不慢地站起来，先在过道里装模作样地伸了伸懒腰，然后才顺着她的摇晃，接过了她手中的车厘子，举起来，挤了挤，放在最后的行李架上，再从过道上提起那个双肩背包使劲地塞着。

隔着过道的左前方，坐着一个中年男子，他留着八字须，精瘦精瘦的，仅从体形上看不像土豆，倒像一根棍子山药。棍子山药抬起头说，你别把我的东西弄坏了。他的行李无非是几袋子面包和一点水果。陈沅笑了笑说，怎么会呢？棍子山药说，怎么不会？再挤下去就成果汁了，你们应该把行李放在你们自己的座位上边，不能放在我们上边。陈沅说，大家都在一个车上，应该都是老乡吧？别分那么清楚好不好？

陈沅不能太过卖力，不能显得太过殷勤，加上双肩背包太圆，他始终没有放上行李架。小苹果笑了笑，接过了背包，从里边取出一件外套……在随后的旅途中，那件外套在合适的时候搭在他和她的身上，成了十分有效的掩体……如果当年，在那棵樱桃树下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也有一件这样的外套，帮忙遮掩一下那该多好，但是那是春天，是温暖的季节，根本不需要外套……小苹果踮起脚尖，把瞬间瘪下去的背包塞了上去。

棍子山药得意地说，还是这女子厉害。棍子山药身边也是空的，他朝里挪了挪身子，希望她顺势坐在他的身边。但是她视而不见，还是向后边走来，冲着陈沅的身边说，窗子边上的位子有人吗？陈沅让了让双腿，不好意思地解释说，这个位子恐怕坏了。陈沅是说给其他人听的，许多人曾经期待过这个靠窗的不前不后的座位，他都没有把它空出来。

她似乎并不想弄明白这个座位到底哪里坏了，或者说她已经看穿了陈沅的心思，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坐了下来。她坐下来后，似乎在配合陈沅，把座位弄得吱吱地响，然后自言自语地说，嗯，靠背果然放不下去。

大巴又陆陆续续地捡上来几个人就驶上了高速。不明白什么时候，天阴沉了下来，而且起了迷蒙的大雾，她望着灰蒙蒙的窗外——窗外的树木、房子和田野，已经被迅速地糅合在一起，模糊得像是已经调好的水彩一般。

她朝着司机叫了一声，发票呢？撕一张发票吧。售票员传过来一张小纸

片。她说，你这是收据，我要的是发票，你不会没有发票吧？售票员说，你要发票干什么？她说，我报销行吗？售票员说，你一个学生，找谁报销？学校会给你报销吗？她说，你什么眼神，我怎么会是学生？我是学生他姐，明白吗？

好多人跟着起哄，纷纷索要发票。司机说，收据不是一样吗？你们这些商洛人，真是太麻烦了。小苹果说，你跑这条线路，难道不是商洛人？司机说，你帮帮忙好吧，我怎么会是商洛人呢？小苹果说，你以为你变个腔调，我就听不出来了？你顶多是个河南梆子，你以为你把车开到上海转一圈就是人家上海人了？有本事你咋还挂着个河南牌子？

司机被呛着了，翻了翻白眼，不再出声了。他从后视镜里，朝着后边看了看。棍子山药嚷嚷着说，我们都是农民，农民就不能要发票了吗？我回家找老婆报销不可以吗？还有一个光头小青年嘀咕着说，我还要向女朋友报销呢。

小苹果侧过身，朝着陈沅笑了笑，解释说，我都上车了又飞不掉，还没有站稳他就急吼吼地催着买票，我这是在报复他。陈沅说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给你省钱了。她一愣，说二百二十块，不少一分一文，省什么了？陈沅说，他不催你的话，胖子会给你买票吗？她说，这个啊，我才不稀罕呢，他长得那么胖，像水萝卜似的，我讨厌他的胖，他如果再这么胖下去，我就不要他了。

陈沅笑了，她和他一样，把胖子形容成水萝卜。这种一致，让陈沅的怀疑更加强烈，或者说是一种引导。陈沅说，水萝卜是你男朋友？她说，是呀。陈沅说，你们在一起吗？她说，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陈沅说，在一起就是在一起，还有其他意思吗？陈沅其实是想刺探一下她的底细，比如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上班，比如他们交往的深入程度是多少。但是她意识到这个话题似乎有一点敏感，或者有一些无礼，就不再吱声了。

陈沅说，男人体胖，心宽福厚，女人体胖，命好旺夫，我就挺喜欢刚才那个胖子。小苹果说，那我把他让给你吧。陈沅说，让给我当弟弟吗？她说，当干儿子都行！

过道的左边坐着一个女人，她长得有点像陈沅的姐姐，说话的语气也一模一样，喜欢用“咿呀”开头。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超短裙，短得让人提心吊胆。上身配着超短裙的是带着蕾丝的白线衣，猛然看上去像一棵大白菜。

大白菜侧着脸说，咿呀，你们去哪里呀？小苹果说，我到商南县。陈沅的心又闪了一下，随着那亮光一闪，他几乎有一些颤抖，因为果然被他猜中了，她确实是商南县的，甚至就是试马镇的，她回家的时候真的要经过那棵樱桃树……陈沅把上车前买的两斤樱桃，拿出来绑在前边的靠背上……他突然想

吃樱桃，似乎像吸毒上瘾的人，看到毒品就想抽一口。他晓得这些反季的樱桃没有洗过，上边会有农药残留，但是他不在乎这些。

他一边吃着樱桃一边说，我到下一站，是丹凤县的。小苹果说，你是丹凤县的？陈沅说，是呀，怎么你去过吗？小苹果说，商南离丹凤四十多公里，我从来没有去过，但是我姐在那边上过学。陈沅真想问问，她们姐妹是否长得很像，她姐叫什么名字，年龄多大了，在哪所学校上的学，是什么时候上的学，在上学的路上有没有一棵樱桃树，最后有没有因为樱桃树被除名……但是他感觉这样问的话，有些不着边际，或者太过唐突，就不再吱声了。

大白菜说，商南县票价多少？小苹果说，是二百二十块。大白菜说，哟呀，你们没有讨价还价吗，怎么和我们商州是一样的？小苹果说，回家就这一趟直达车，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牛气冲天，说是随便你坐不坐。大白菜说，哟呀，原来还有一辆大巴，也跑这条线路，人家大巴不但是新的，态度也特别好，售票员是个姑娘，说话一直笑眯眯的，不过现在停开了。小苹果说，不像这辆车太差劲了，我昨天电话咨询，问什么时候发车，他们说，过中秋呢，你早点吧，我说早点是几点，是中午还是下午？他们说，不一定，或许是清早，或许是晚上，坐满了就走。我地址还没有问清，电话就被挂掉了，再打过去就不三不四的，说你们咋这么多事儿，不就是坐趟车吗？又不是大姑娘出嫁。大白菜说，那辆新车不一样，人家准时两点发车，不让你在车上乱吃东西，我把橘子水洒在地上，他们都会拿着拖把来清理一遍。小苹果说，那挺好的，哪像这辆车，乱得像个鸡窝。

大白菜像一只老鼠一直在嗑着瓜子，瓜子壳随手扔在旁边的过道上。陈沅吃樱桃的时候，没有把樱桃核扔在过道上，也没有扔在铁皮垃圾桶里……他吃樱桃的时候习惯是不吐核的，他把整颗樱桃包括核在内一起吞下去了。

3

黄昏的时候，大巴驶入一片杨树林，淡黄色的叶子已经落满一地。杨树林在一片田野之中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四周是已经收割了的稻田。小苹果说，停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不会把我们都卖掉了吧？陈沅说，你年轻，又是女的，是可以卖点钱的，我这样的油腻大叔一文不值。小苹果说，不是啊，你看看，这里像不像一家肉包子店？他们恐怕都是论斤收购的。

他们两个说笑着，拖在最后下了车。下车才明白，到了晚餐时分。晚餐

是免费的，每人发一张餐券，可以吃到一菜一汤，其实就半勺子鸡丁炒土豆、一勺子米饭和一勺子清汤，像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犯人排队吃饭的情景。小苹果回头一笑，说你看看我们像什么？陈沅说，像犯人。小苹果说，大叔啊，你太善良了吧？陈沅说，像奴隶。小苹果说，他们是把我们当猪啊，我姐喂猪也不会这样清汤寡水的，起码里边还会加几勺子馊子皮。

两个人挑僻静的地方坐下来。小苹果吃了两口，便朝陈沅一推说，麻烦大叔帮我解决掉吧，不然就浪费掉了。陈沅说，你不饿吗？这是最后一顿了，吃完就上刑场了。小苹果笑了笑，回到车上拿出一盒方便面泡了泡。她一边吃面一边说，城里真不是人待的。陈沅说，为什么呀？小苹果说，我泡一包方便面，他们竟然也要收钱，方便面才三块钱，开水也要三块钱，如果再去添水，还得再收一次，这不是黑心，简直是烂心。在咱们商洛老家，别说一碗开水，就是两碗腊肉，怕也不会收钱的。陈沅说，外边都是稻田，都在荒郊野外了，已经不是城里了。

小苹果抬起头说，大叔，你到上海多少年了？陈沅说，十几年了。小苹果说，我就说嘛，你也是城里人，所以你在替他们说话。这里看上去是农村，离上海十万八千里，但是谁在这里经营？肯定是城里人，说不定就是上海人。我泡方便面的时候，那人依呀伊呀的，肯定是城里人，城里人才会这么没有良心。陈沅还想再说点什么，米饭里竟然不争气地吃出一颗大沙子。小苹果抬起头，捂着嘴笑着说，大米都是没有淘洗过的，我们乡下人能干得出来吗？

重新上车之前，陈沅去了一次洗手间。他去洗手间的目的，主要不是为了方便，而是为了漱漱口、洗洗脸和擦擦腋窝。因为下车之前，小苹果已经戴上了口罩。他问她是不是感冒了，她摇摇头。他问她为什么戴口罩，她也摇摇头。他是有口臭与狐臭的人，本来就对这次悲伤的旅途存有幻想，何况又遇到了和那棵樱桃树十分相像的小苹果，不由得他不臭美起来。他怕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，破坏了两者之间的气氛和美好的气场，而且小苹果如果与那棵樱桃树有什么联系的话，他不想给她留下十八年之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的信息。

当陈沅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小苹果已经不在饭桌上。饭桌上除了他孤单的水杯子，已是空空荡荡的了。他的心情有一点点忧郁，远远地望过去，发现她站在院子里……天暂时没有黑，院子里还有昏暗的余光。她踢着院子里的落叶，在漫不经心地和一个年轻的家伙聊天。这个年轻人把鬓角和后脑勺的头发剃得很高，加上细长的脖子和瘦长的身子，尤其像一个带把的大鸭梨。不

能说大鸭梨有多帅，起码他们站在一起是协调的，不会像自己与她站在一起那样，像一棵黑不溜秋的老刺槐与一棵小白杨，他往往会被人误会成一位农民爸爸或者包养小三的大款。

他们在深入地交谈。陈沅分明听到他们提到了上海，提到了某某区，提到了某某工厂，大鸭梨似乎就在某某区工作。他们还提到了老家，说某某某仍然守着几亩庄稼，说某某某已经生了三个女儿，说某某某在城里打工的时候出事故去世了，他们提到的那么几个人似乎与他们彼此相识。陈沅穿过院子想回车上，当他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，她似乎不认识他了，他也似乎不认识她了……那可能是陌生男女之间的矜持，也可能是出于某种防范。

陈沅透过车窗玻璃，看到旁边的草丛中，又出现了两只兔子，不过不是白色的，而是深灰色的。这一次，他没有怀疑是别的什么动物，也不是自己的幻觉和某种回忆，而是真真切切的两只兔子，一只骑在另一只身上，目中无人地撕咬着，肆无忌惮地吱吱地叫着……他指了指，想让别人猜猜那两只兔子到底是恩爱的恋人还是偷欢的情人……他自己认为，它们是恋人，它们目前所做的一切，与自己当年在那棵樱桃树下遇到它们的时候想做的一切，都是值得赞美的，都是值得祝福的。

但是，唉……陈沅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小苹果是最后一个上车的，手中捻着一片叶子。叶子是杨树的，是心形的，是淡黄色的，像油纸一样。她坐下来，淡淡地解释，也像是淡淡地自语，说年轻人是他们一个村子的，在上海打工。陈沅说，你们看上去很熟悉。小苹果说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。陈沅说，是青梅竹马呀。小苹果说，谈不上吧。陈沅说，他似乎喜欢你，会不会想娶你？她呵呵地一笑，说差一点点吧。陈沅说，差一点点是什么意思？小苹果说，就差两米，大概一张床的样子。陈沅说，你是小苹果，他像大鸭梨，放在一张床上，还是蛮般配的。

小苹果瞪着眼睛说，什么小苹果？！什么大鸭梨？！小苹果与大鸭梨为什么要放在床上？这是哪跟哪呀！今年正月，他请媒人提着彩礼，正式到我家提亲，但是我已经有了胖子。陈沅说，就是刚送你上车的那个胖子？如果让我重新选择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老乡，何况还是青梅竹马，这多不容易呀。陈沅的眼睛湿润了。在眼睛湿润的时候，他的思绪会顺着那棵樱桃树继续朝前延伸下去，直到触及那张朦胧的苹果一样的脸庞……

陈沅掏出一串樱桃让小苹果吃，被小苹果轻轻一挡竟然掉在了地上……小苹果说，他听说我有了胖子，不甘心地放下东西走了。陈沅说，真是太可惜

了。小苹果说，有什么好可惜的。

他们说的，似乎不是一桩姻缘，而是掉在地上的樱桃。

大鸭梨坐在大巴的前边，回过头朝后边看了看。

大巴再次启动，天已经黑透了。天空一点也不争气，丝毫没有晴朗的迹象。陈沅不停地侧过头，越过小苹果的脸，朝着窗外看着，心想多好的中秋节，如果窗外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，挂在飞速行驶的大巴上，那会是什么情况呢？自己会不会因此而更加悲伤呢？小苹果也看着窗外说，你是不是在看有没有月亮？陈沅点了点头。小苹果说，你恐怕会失望的，不过放心吧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，明天回到家，在咱山里边，更适合赏月了。陈沅说，明天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能一样吗？小苹果说，怎么不一样？还不是一只兔子、一个孤独的嫦娥和一棵砍不倒的桂花树？陈沅说，赏月的人不同了，感觉自然就不同了。

陈沅这句酸溜溜的话其实是一种暗示。他希望告诉她，他很庆幸在这条线路上遇到了她，很在乎和她在一起度过这个中秋之夜。小苹果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，也似乎故意装聋卖傻，紧紧地捂着口罩，朝着司机喊叫着说，麻烦快点，送点袋子过来。

长途大巴上配着两个司机，其中一个开车的时候，另一个就充当售票员。此时的售票员正在休息，笨拙得像个大大瓜似的。他拿过来的一把塑料袋子被小苹果全部抓了过去。大北瓜说，你要这么多干什么？小苹果翻了翻白眼说，我刚上车你们就要买票，看我长翅膀了没有？现在我拿几个塑料袋子，又说那么多废话干吗？大白菜还在嗑瓜子，说人家丫头晕车，你想让人家吐在你的车上吗？棍子山药斜着身子，朝后坐在椅子上，说你这车上，不配录像，不放音乐，多无聊啊，那些袋子如果用不完的话，我吹着玩玩不可以吗？棍子山药嘿嘿一笑，从小苹果手中夺过一个塑料袋子，鼓起腮帮子吹出一个气球。他把气球往空中一放，然后双手使劲一拍，就啪的一声炸掉了。

司机听到响声，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带上。司机转过身说，谁带鞭炮了吗？怎么有鞭炮响呀？大北瓜说，人家在吹泡泡呢。棍子山药又夺去一个袋子，正低头吱吱溜溜地吹着，或许因为漏气，吹得脸红脖子粗，怎么也吹不圆。司机骂了一句，这是班车，又不是洗头房，你要吹泡泡下车去树林子里吹！棍子山药说，你他妈的，什么洗头房不洗头房的，你晓得我在吹什么吗？司机说，你吹什么？男女之间，还能吹什么？棍子山药拿起半瓶果汁，一下子扔了过去，正好浇在司机的头上。

司机提起一支大扳手，恶狠狠地朝着车厢后边走，幸好被大北瓜给拉住了。大北瓜说，人家就吹一个气球，你激动什么呀！司机一愣，说，他在吹气球？不是吹泡泡？大北瓜说，你想歪了，人家都是文明人，哪个像你呀，早上把洗头妹都叫上车了。司机扔下扳手，朝着后边嘿嘿一笑，开着车又上路了。

小苹果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她对着塑料袋子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最后就是呕吐。陈沅不安地坐在旁边，很想伸手去替她捶捶背，或者是替她倒杯水。陈沅小声地说，吃晕车药了吗？她摇摇头说，没用的，我又不是晕车。陈沅说，要不要吃点水果？她摇摇头说，不需要，我又不饿。小苹果折腾了好一阵子，才稍微缓过神来。

小苹果说，你凑这个热闹干什么，我看你也不是挤大巴的人吧？陈沅说，那我是什么人？小苹果说，你应该是天上飞的。陈沅说，天上飞的还有蚊子呢。小苹果说，依我看，你起码是一只老鸱。陈沅说，明天需要赶回去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小苹果说，为什么这么急？陈沅说，我回家结婚。小苹果说，你吗？你一把年纪，是第几次啊？陈沅说，记不清了。

陈沅想，说自己记不清也不过分，因为对于那段婚姻来说，他唯一能记得的，就是他搓着手给前妻治疗腹痛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，第一次按在她的腹部并朝上或者朝下深入移动，最后一次按在她的腹部并因为回忆的恐惧而僵持不动……他忘不了两次绝对不同的反应和同样简短的对话。他说，我们结婚吧。她说，好啊。他说，我们离婚吧。她说，好啊。

所以，他看似是结过一次婚，又刚刚离过一次婚，但是自己就跟做梦一样，根本不相信自己是结过婚的，也不相信自己是离过婚的……离婚似乎就是由十八年前自己的冲动引起的，想起十八年前在那棵樱桃树下的冲动，他总是心有余悸、心存恐惧、不敢妄为……因为那些越界的深入灵魂的动作，在十八年前像一阵暖风，催开了满满一树的樱桃花，也许又摧毁了一个人的一生……如今他的内心除了多了一些悲伤之外，他的根从来没有因为一场婚姻而扎下去过，他的孤独从来没有减少过，他的幸福从来没有增加过，反而是他充满内疚的回忆从来没有中断过……自那年春天之后，那棵樱桃树不分季节地不顾冷暖地还在开花，似乎从未落过；那张看似微笑的又看似凄凉的苹果脸，还在一步三回头地摇摇晃晃地越走越远，似乎从未停止地走向深山、走向坟墓、走向深渊……

陈沅还是补了一句，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有没有结婚。不过，这一次，回去是参加别人的婚礼。